

12项指控涉案金额172万元 当庭翻供自称遭刑讯逼供

“你看过《红楼梦》吗？”第一次见到律师的谢亚龙，没头没脑地问了这句话，他告诉律师，第一回合里的两个人名就是他现在的状态，那是甄士隐和贾雨村。这句话问就足了足坛扫赌打黑案开庭以来最轰动的“地震”。

在12个小时的庭审过程中，公诉方一共指控了12项罪名，172万元的涉案金额。而谢亚龙当庭翻供，指控专案组刑讯逼供，致使自己屈打成招。不过，法庭没有同意律师“当庭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”的要求。

本报特派记者 陈宏 丹东专电



谢亚龙的律师成了当天媒体采访的焦点。

新华社图

刚被带离总局门就被扇耳光

一开庭，整个旁听席就轰动了，因为公诉人刚开始质证，谢亚龙就表示自己遭受了专案组的刑讯逼供。随后整个上午，几乎都是他在讲述那个过程。

“2010年9月3日上午7:40左右，我被从总局带走，刚刚上火车，专案组的警察就骂我，我说‘你们怎么骂人呢’，警察上来就是一耳光，你以为我们是北京公安吗？我们是辽宁公安！’然后我戴上手铐，蹲在角落里，不让站也不让坐。”谢亚龙的代理律师陈刚给本报记者回忆了谢亚龙的话。

“到了辽宁，进入被监视居住的招待所后的当天，晚上6点左右，专案组对我开打了，手脚被拷牢，然后扇耳光，随后要求我自己脱光衣服，只穿一条裤衩，从头上浇凉水，9月份的沈阳已经很冷了，我冻得受不了。”

“9月5日开始，我只能开始交代，他们仍然不断打，手段包括了电击，这导致了我现在严重的心律不齐，中间

一直有着辱和殴打，不让睡觉。还有一次，专案组的一位官员喝醉了，一来就莫名其妙地打我。”

接受央视采访时我全说的假话

谢亚龙之前在看看守所，曾经接受过央视记者的采访，其中提到了鲁能、亚泰等俱乐部给他送的钱，这些在公诉方的起诉书也都都有，但昨天，他当庭表示：“这其中的绝大部分，都是我编出来的假话。当时因为我还没有见到律师，不能说真话。”

公诉方一共指控了12项罪名，172万元的涉案金额，谢亚龙的律师逐条给媒体复述了谢亚龙在法庭上的回应。

“像说山东鲁能夺冠后第二年给我送了20万，事实上夺冠后他们是表示了要送，但我说绝对不会收，所以他们其实根本没给这个钱。他们来我的办公室找我，是因为山东要办亚冠的比赛，为了安保等工作，要求中国足协派遣工作组去指导，我向总局申请后派了十几个人去。”代理律师金晓光

转述说：“刑讯逼供后，我说20万是打卡的，结果他们马上打电话给我妻子让他交卡，我妻子当场就哭了，因为根本就没了这个卡的事儿，为了不连累患有尿毒症的妻子，我只能改交代称是送的现金。”

“至于江苏舜天张某某送5万块，完全是我编造的，因为我们就见过一面，是2005年十运会期间，我去舜天考察，当时还包括了当地体育局长等好几个人。”

“亚泰是送了3万元的银行卡，是趁我不注意藏在一个文件夹中的，我一直带着这张卡要还给刘某，但碰到几次都人很多，后来去长春他又生病了，结果卡丢了，你们可以去查这张卡，看看我有没有拿过钱——我当时是足协一把手，3万块就能买个冠军？天大的笑话！”

为了活下来，我只能屈打成招

至于为什么要编造这么多的假话，谢亚龙解释说：“是专案组为了把我的案子定成受贿金额150-200万，才

非要我多交代钱的。”

“他们威胁我，但是怎么也达不到这个数字，他们把我家人的两辆车也都算上了，说我是为家人谋取的私利，事实上，我从来就没有为自己亲友办过什么事。”谢亚龙的妹妹谢亚梅转述了谢亚龙庭上的话。

“而为了活下来，我只能屈打成招。”他说：“我为什么现在出庭还穿棉袄，是因为我大冬天要穿着裤衩被打。”

想让儿子知道我是怎样的人

谢亚龙说，自己选择当庭翻供的原因，是想让儿子知道我是怎样的人，不能让他蒙受这种屈辱。”

“另外，因为我屈打成招，连累了很多，所以翻供不是为了自己，如果不采纳，我宁可多判几年，也要讲出真话！”

谢亚龙在庭审中间哭了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会撤销自首情节，我为什么还要讲真话？不能让这个案子再这么错下去！”

蔚少辉供出众多国脚 承认收钱否认受贿

本报丹东专电 特派记者 陈宏 蔚少辉的押解车开来时，深色贴膜的车窗玻璃，没人能看清他，没人能知道他已经在酝酿出了两小时之后的惊人之举：上午，公诉方提出的15项罪状，他全部表示了质疑，甚至把公诉方气得立即表示“自首情节不再具备，不再请求法庭从宽判决”，但到了下午最后陈述时，蔚少辉的态度再度180度大转弯，主动表示自己“不是翻案”，并请求法庭重新考虑从宽。

承认收钱否认受贿 庭上风云突变似想翻案

在谢亚龙的庭审内容曝光之前，谁都以为昨天的焦点会是原国家队领队蔚少辉，因为11点半他的庭审首先暂时休庭时，一位旁听者出来说：“他被控受贿123.6万元，但15项指控他否认了14项！”而后来消息证实，他其实基本上是15项全部否认了。

“公诉方逐条问他是否有异议，他对拿钱的基本都承认了，但有4笔钱他否认了，说自己没有收过，至于球员之类的送的手表、皮包以及一些钱，他虽然承认了，但不同意公诉方的说法，不认为这是受贿，而是人情往来，最终异议15条全部有。”下午5点多，蔚少辉的庭审结束后，申请了两次旁听资格终于获批的丹东球迷协会会员小王，非常详细地给记者回忆了庭审的经过。

由于他基本上都不再承认指控，公诉方原本还列出了几项，认为他是有自首情节，但到最后，公诉方直接表示：“由于当事人的否认，这些都不再属于自首情节，对于希望法庭考虑其认罪态度良好而从宽判决的提议，我们也予以撤销。”

这是上午发生的事，但下午重新开庭之后却风云突变，在做最后陈述时，蔚少辉特别强调：“我只是在法庭上陈述事实，并没有要当庭翻供的意思。”由于“当庭翻供”是媒体昨天在微博上疯传的一个词，记者也特意询问了接受采访的球迷小王：“翻供”是否是从蔚少辉本人的嘴里出来，小王非常肯定地说是。

郑智送LV包贾秀全送8万 说出这些也暗示有刑讯逼供

在公诉人对他的15项指控中，基本都涉及俱乐部、国脚、国家队教练。而让普通人关注的是，5名球员牵扯其中，像著名国脚郑智就给他送了LV的包。

牵扯到的球员包括：郑智、张永海、严峰、王霄、张宝峰，但蔚少辉不承认这跟他的国家队领队有关系；牵扯到的两名教练是：贾秀全和李霄鹏。贾秀全的8万元，是贾秀全自己交代出来的，不是蔚少辉说的，但蔚少辉认为“这8万元贾秀全不是以陕西国力俱乐部的名义送的。”小王告诉记者：“指控的李霄鹏是07年为了进国家队教练组，给他送了6万元。”

蔚少辉强调说，中国足球这些年成功过，也失败过，但是，我从没做过对不起中国足球的事，从没损害过中国足球的利益，没有参与过假球、赌球、黑哨之类的事！”

说出这些之后，蔚少辉也暗示自己遭遇过刑讯逼供：“有一次，我凌晨从看守所被叫走，结果……有些事情，我就不想在这里多说了。”

律师说法

“要求当庭启动程序，法庭没有接受”

本报丹东专电 特派记者 陈宏 谢亚龙的律师陈刚说，根据谢亚龙当庭翻供的说法，他们立即要求法庭启动“非法证据排除程序”，但是法庭没有接受：“法庭只是表示，对谢亚龙陈述的情况，他们已经记录在案，然后就说‘进行下一个程序’。”

“我们要求公诉方证人到场，但是所有的证人，没有一个到场的，我说，涉及到钱款的指控，应该有相关的记录，比如银行对账单之类的，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，只有上海一个老板请他吃饭，给了他那家饭店一张2万元的消费卡，才有银行的信用卡刷卡记录；公诉方出示的审讯人员称没打人的证据，就是那些人的口述，标点符号都一样，然后加盖了个公章，这个是不能证明的，而且，按照规定，审讯从被告人进入审讯室都要全程录音录像，但我们全部没有看见，公诉方说有光盘，但没有当庭播放。”陈刚说。

对于谢亚龙当庭翻供的后果，陈刚说：“如果法庭认为成立，那么整个案件就需要全部重新取证，但是法庭没理我们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要求。如果后面还是不启动这个程序的话，那么按照现有的证据，就能重判谢亚龙，也就是最起码10年以上，而且公

诉方已经撤销了‘自首情节’；认罪态度好”的表述。”

他还介绍，谢亚龙说刑讯逼供，导致了他主要的伤在两处：“左耳出血导致听力严重受损，心脏因遭受电击而心律不齐。对于这两点，我们已经提出了司法鉴定的申请。”

陈刚和金晓光两位律师的表述中，多次表示了不乐观的态度：“今天的庭审，持续了十几个小时，中间中午休庭过一次，到最后，谢亚龙因为身体原因，已经说不出话来了，多次要求休庭，第二天再审，都遭到了法庭的拒绝。我的职业生涯中，也没遇到过这么漫长的庭审的。”最后，两位律师还说：“从目前的情况看，我们自身也不安全。”



谢亚龙的妹妹在庭外泪流满面。

“非法证据排除程序”如何操作

本报丹东专电 特派记者 陈宏 昨天谢亚龙案的“非法证据排除程序”，成了扫赌打黑案最大的爆点。到底这是一个什么程序，应该怎么走？本报记者昨天也采访了上海知名律师方正宇律师。

“根据2010年出台的《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的第五条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前或审判过程中，提出自己的供述是办案人员非法取得的，在公诉方宣读起诉书之后，法庭应当先行开始当庭调查。”方律师解释说：“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，应当‘在法律上即为必须’。”

他介绍，被告人提出的应该是线

索，包括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，什么人采取了什么手段，对自己采取了刑讯逼供，然后公诉人则要拿出证据，证明没有这样的情况，这样证据包括调查的过程笔录，包括谢亚龙本人口供、审讯的视频音频资料，法庭甚至可以要求调查人员到场对质，甚至可以要求暂时不开庭，以进行这个程序。哪怕最后还是认定针对被告人的证据不是非法证据，程序也不能忽略。”

谢亚龙的代理律师表示法庭没有启动这个程序，方正宇说：“由于公诉人出示了办案人员的证词，虽然他们自己敲公章证明自己没有逼供，但如果法庭认为这已经是走过了启动程序，那么是可以继续下一个程序的。当然，从律师的角度来说，也可以认为法庭是没走或者没走完这个程序。”

他说，单从法律来看，单方出具的证明是否有效力值得商榷，最佳的方法是“对质”，从律师的理想角度，应该是深入调查比较好，再说，谢亚龙否认的话，应该行贿方全部到场对质，这样至少对于查清事实有帮助。当然，我国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很低，也是个现实问题，所以会出现谢亚龙案一个证人都不到庭的情况。”

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
合同纠纷 公司顾问
股权纠纷 公司解散
公司清算 破产清算
电话:021-88880490 传真:88711181
电子邮箱:guobei148@163.com
《青年报》青年法律顾问